



А. С. Пушкин

普希金文集

高尔基



普希金文集

ПУШК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羅果夫主編

戈寶權負責編輯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

榮 譽 顧 問

郭沫若	茅盾
葉聖陶	鄭振鐸
田漢	胡風
胡臧克家	袁水拍

編 輯 委 員 會

羅果夫	戈寶權
林	陵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1800本。一九四八年十月再版：2200本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版：2000本。一九四九年八月四版：10,000本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 普希金文集序

(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В ПУШКИНСКОМУ СБОРНИКУ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

俄國大詩人普希金逝世的一百十週年祭，在中國是用兩件大事來紀念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在上海重建起普希金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原來是十年前當詩人逝世百年祭時由上海的俄國僑民集資興建的，後來上海淪陷時，銅像為日寇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所毀，現在上海的蘇聯僑民爲了永久紀念這位大詩人起見，又重募基金，把紀念碑修建起來，並在花崗岩的台座上安放上大詩人的新的銅像。第二件大事，就是我們這本中文的「普希金文集」的問世。這本厚厚的「普希金文集」，將會在中國讀者的書架上佔着一個榮譽的位置。

俄國天才大詩人普希金的創作，已經在全世界的文學運動中獲得了一個廣泛的反響。他的詩作在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也隨着歲月在不斷地增長起來。全世界各民族的新生代，都在普希金的詩作中找到了更新的更新的深度，和發現了這位詩人的偉大創作中與自己的時代相共鳴的永不凋萎的人道主義的思想。這種情形，在中國是更爲顯著。在中國的文學的蒼穹上，普希金、果戈理、奧斯特羅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許多人，就像是俄國文學的一個永不會暗淡的星座，在愈來愈明亮地閃爍光芒。而普希金作品的中譯，也與年在俱增起來。

普希金在西方的同時代人（如梅里美〔P. Merimee〕、密茲凱維奇〔A. Mickiewicz〕等人）和在東方的同時代人，都曾經明確地講出他們自己的時代對於普希金的詩作的意見。像法國名作家梅里美最初讀到俄文的普希金的作品時，他這樣講過：「俄國語言是爲詩歌而創造的，它異常的豐富，特別是以它所表現的各種色調的精緻性著稱」。又如爲東方各民族所尊崇的十九世紀偉大的土爾克詩人米爾查·費特—阿里·阿洪多夫（Мирза Фетх-Али Ахундов），曾經稱普希金是「詩人神廟的頭頂」。他在自己所寫的一首悼念普希金之死的詩中，這樣描寫出了他和自己內心的對話：



『難道你這個對世界無知的人，  
竟沒有聽見過關於普希金——這位詩人神殿的頭頂的話嗎？  
關於這位普希金，全世界的人士，  
爲了他活潑地流傳着的詩歌，  
曾千百回地響出了讚美之聲。  
關於這位普希金，  
紙張也渴望失掉自己的潔白，  
只要他的筆能在它的面上劃上字樣。  
在他的幻想裏，  
正像在孔雀的動作之中  
現着文字的成千種的虹彩的光輝』。

——引自一八三七年拜斯土謝夫（А. А. Бестужев，即獨爾林斯基〔Марлинский〕）的譯文——

各民族的詩人和作家對普希金的論述，我們可以舉出無窮無盡的來。

究竟是什麼東西組成這位俄國大詩人的文學光榮呢？

這就是他的詩歌天才的偉大的力量，和他的創作的崇高品質。普希金的詩作的這兩個特點，會傳之永世而不朽的。它們對於俄羅斯的人民是永不會凋萎的，各國的民族疆界，也在它們的前面讓開了路，好讓它們更爲全世界各國的讀者所熟悉。

在十九世紀的死氣沈沈的窒息的俄國社會裏面，在沙皇統治的各種條件下（當時俄國人民的命運的決定者，是沙皇和農奴主），俄國的文學會起了一個完全特別的作用。沙皇統治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最基本的政治自由。對國外講，沙皇俄羅斯是『歐洲的憲警』；對國內講，沙皇俄羅斯則是『各民族的牢獄』。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思想只能以掩蔽的形式，在藝術的形象中和典型中，以及在美學問題的討論中表現出來。俄國有教養的社會中的優秀的進步的代表人物，都羣趨向文學。而以許多偉大的文學巨匠爲代表的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本身就形成爲進步的革命民主運動的一條最有力的洪流。無論每一個作家的個人的命運是怎樣不同，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都是這條洪流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因爲這樣，高爾基說過：『我們的文學——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民族所創造出的最好的東西』。

俄國文學中的許多偉大作家，對文學的態度正像對偉大的社會服務一樣，要求文學必須真實，必須具有崇高的思想性，和充滿對人的愛。

這也就正是俄國文學與詩歌的優點之所在。

『我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曾用我的詩歌，喚起人們的善心，  
在這殘酷的世紀，我歌誦過自由，  
並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普希金這幾句不朽的詩，成了他的生活和創造的旗幟。這幾句詩，又是俄國文學社會性的崇高傳統的源泉。人道主義就像一條永遠不斷的紅線似的，穿過了自普希金同時代起的許多俄國作家的作品，一直到今天蘇聯的新起的年青作家的作品為止。

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以永不凋萎的美麗的形象，以人道主義的號召，以表現英雄主義與善良情感的榜樣，創造出了偉大的俄國文學——這是俄羅斯人民和全人類的一份無法估價的寶藏。

可是他們生活的悲劇，就在於他們的聲音所傳到的範圍，只限於一個有限的小羣人的圈子。

俄國文學的激情，俄國作家的詩的形象和比喻，是靠了在沙皇及農奴主統治束縛下的千百萬人民愛自由的精神的偉大激發而培養起來的。

普希金是第一位俄國的民族詩人，他不只用人民的主題，他還靠了利用人民的生動的語言而豐富了自己的詩作。普希金奠定了俄國文學中的人民性發展的基礎。在近一百五十年的俄國文學當中，這個富有美、智慧與真實的文學的人民性的原則，把我們的文學更向前推進。

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充滿了對於光明的未來的幻想。它在自己的樸素性中，在與沙皇制度及農奴時代『黑暗的王國』所作的英勇鬥爭中，表現出了自己對自由的摯愛。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的俄國文學，就成為世界文學中一種最愛自由和最人道主義的文學。

俄國文學在外國，特別是在中國的普遍流行，正證明普希金在文學中的傳統，對於世界各愛自由的民族的文學都是接近的。

普希金過去只能幻想：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着我的名字』。

事實上，普希金的詩的敏感，並沒有欺騙了他的期望。假如說，在普希金逝世之後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八十年當中，在沙皇俄羅斯只用十一種語言，出版了將近一千一百萬本普希金的著作，那麼在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二十九年當中，在蘇聯

就以七十二種蘇聯各民族的文字，出版了三千三百萬本普希金的著作。

在今天的蘇聯，可說是『現存的一切語言』，都在講着他的名字了。



我們希望這本『普希金文集』，能幫助中國的讀者更深入地認識普希金的作品和他的創作生活的傳記。中國讀者對於普希金的作品興趣，其增長的速度，較之普希金作品的完整的中譯本的出現還更為迅速。作家所寫的研究普希金的著作還很少。同時，以中文繙譯普希金的詩歌的困難，也造成這樣一種情形，就是中國讀者所知道的這位大詩人，主要地還是位散文作家。繙譯普希金的散文，當然比繙譯詩歌容易。正因為這個原因，他的散文作品差不多都已經譯為中文，而他的詩歌作品，則還只譯了很少的一部分。

在這本集子裏，我們企圖用新的譯文和比舊譯較好的譯文，將普希金創作的各個部門都呈現出來。在編印這本集子之前，普希金的詩被各位不同的繙譯者譯為中文的，還不足百首。在我們現在這本集子裏，我們發表了戈實權新譯的他的四十首詩和兩篇故事詩。我們首先想表示出普希金是位詩人。當然這個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但我們企圖在這本集子當中儘可能地多刊他的詩作，好借此根本改正中國讀者對於這位詩人的一個錯誤的認識。

舊有的普希金作品的中譯，大部分都不是根據俄文，而是由中國的繙譯者根據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甚至根據世界語譯出來的。在我們這本集子裏所發表的普希金的作品，都是直接從俄文譯出的。爲了造就普希金詩歌的繙譯者，這是需要好多年的事，因此即使我們的繙譯還不够完美，但我們已向這一個方向前進。像本集中戈實權所譯的許多詩，不僅接近原文和免除了許多文意上的曲解，而更重要的，就是這些詩是基於對普希金詩歌的瞭解而譯出的。第一，當戈實權繙譯這些詩時，並不是根據其他文字的曲解了的譯本，而是根據蘇聯『學院』版的原文；第二，在他繙譯這些詩之前，他先對這位俄國大詩人的創作和傳記作過多年的深刻的研究；第三，這些新譯的詩，是根據他多年來繙譯俄國與蘇聯詩歌的經驗而來的。

我們這本『普希金文集』的第二個特點，——是企圖搜集中國作家及詩人關於普希金的各種論述文字。在編輯這本集子時，我們特別重視『中國作家及詩人論普希金』這一部門。在這個部門裏面，我們第一次搜集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鄭振鐸、耿濟之、胡風、呂蕙等人的文字，和詩人臧克家及景宋所寫的紀念普希金的詩。中國畫家所作的普希金畫像，也是這個部門的一個組成部分。戈實權所寫的『普希金在中國』及『普希金作品中譯本編目』，則將中國年青的普希金的研究作了一個總結。

中國讀者對於俄國文學和普希金的作品興趣是異常濃厚的。我們希望這本文集，在中國的普希金學者和翻譯者全面地研究普希金這位大詩人的創作與文學遺產時，能有所幫助。

中國讀者對於普希金的作品愛好與認識，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就是應該是以完整的譯文來出版他全部不朽的作品的時候了。這在鞏固中蘇兩國的文學交流上，將是更新的一步。

最後在結尾時，我要特別感謝戈寶權先生。沒有他一年來在編輯這本文集的工作中所表現的那種熱忱和勤勞，那麼這本文集是永不會出版的。

羅果夫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於上海

---

經過將近整年的準備與編譯工作，我們終於能將這本文集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了。在編譯這本文集的過程中，承各位榮譽顧問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指示，承茅盾、胡風、臧克家、景宋、呂獎諸先生為我們撰文寫詩，承沈同衡、戎戈、刃鋒諸先生為我們作畫，又承梁香、水夫、磊然、草嬰等人為我們抽暇趕譯普希金的作品，現特一併在此對他們的幫助表示誠懇的謝意。

羅果夫 戈寶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〇



# 普希金文集

ПУШК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羅果夫主編

戈寶權負責編輯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

榮 譽 顧 問

郭沫若  
茅盾  
葉聖陶  
鄭振鐸  
田漢  
胡風  
臧克家  
袁水拍

編 輯 委 員 會

羅果夫  
戈寶權  
林 陵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1800本。一九四八年十月再版：2200本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版：2000本。一九四九年八月四版：10,000本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 普希金文集序

(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ПУШКИНСКОМУ СБОРНИКУ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

俄國大詩人普希金逝世的一百十週年祭，在中國是用兩件大事來紀念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在上海重建起普希金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原來是十年前當詩人逝世百年祭時由上海的俄國僑民集資興建的，後來上海淪陷時，銅像為日寇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所毀，現在上海的蘇聯僑民爲了永久紀念這位大詩人起見，又重募基金，把紀念碑修建起來，並在花崗岩的台座上安放上大詩人的新的銅像。第二件大事，就是我們這本中文的「普希金文集」的問世。這本厚厚的「普希金文集」，將會在中國讀者的書架上佔着一個榮譽的位置。

俄國天才大詩人普希金的創作，已經在全世界的文學運動中獲得了一個廣泛的反響。他的詩作在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也隨着歲月在不斷地增長起來。全世界各民族的新生代，都在普希金的詩作中找到了更新的更新的深度，和發現了這位詩人的偉大創作中與自己的時代相共鳴的永不凋萎的人道主義的思想。這種情形，在中國是更爲顯著。在中國的文學的蒼穹上，普希金、果戈理、奧斯特羅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許多人，就像是俄國文學的一個永不會暗淡的星座，在愈來愈明亮地閃着光芒。而普希金作品的中譯，也與年在俱增起來。

普希金在西方的同時代人（如梅里美〔P. Merimee〕、密茲凱維奇〔A. Mickiewicz〕等人）和在東方的同時代人，都曾經明確地講出他們自己的時代對於普希金的詩作的意見。像法國名作家梅里美最初讀到俄文的普希金的作品時，他這樣講過：「俄國語言是爲詩歌而創造的，它異常的豐富，特別是以它所表現的各種色調的精緻性著稱」。又如爲東方各民族所尊崇的十九世紀偉大的土爾克詩人米爾查·費特—阿里·阿洪多夫（Мирза Фетх-Али Ахундов），曾經稱普希金是「詩人神聖的頭頂」。他在自己所寫的一首悼念普希金之死的詩中，這樣描寫出了他和自己內心的對話：

「難道你這個對世界無知的人，  
竟沒有聽見過關於普希金——這位詩人神殿的頭頂的話嗎？  
關於這位普希金，全世界的人士，  
爲了他活潑地流傳着的詩歌，  
曾千百回地捧出了讚美之聲。  
關於這位普希金，  
紙張也渴望失掉自己的潔白，  
只要他的筆能在它的面上劃上字樣。  
在他的幻想裏，  
正像在孔雀的動作之中  
現着文字的成千種的虹彩的光輝」。

——引自一八三七年拜斯士謝夫（A. A. Бестужев，即瑪爾林斯基〔Марлинский〕）的譯文——

各民族的詩人和作家對普希金的論述，我們可以舉出無窮無盡的來。

究竟是什麼東西組成這位俄國大詩人的文學光榮呢？

這就是他的詩歌天才的偉大的力量，和他的創作的崇高品質。普希金的詩作的這兩個特點，會傳之永世而不朽的。它們對於俄羅斯的人民是永不會凋萎的，各國的民族疆界，也在它們的前面讓開了路，好讓它們更爲全世界各國的讀者所熟悉。

在十九世紀的死氣沈沈的窒息的俄國社會裏面，在沙皇統治的各種條件下（當時俄國人民的命運的決定者，是沙皇和農奴主），俄國的文學會起了一個完全特別的作用。沙皇統治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最基本的政治自由。對國外講，沙皇俄羅斯是「歐洲的憲警」；對國內講，沙皇俄羅斯則是「各民族的牢獄」。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思想只能以掩蔽的形式，在藝術的形象中和典型中，以及在美學問題的討論中表現出來。俄國有教養的社會中的優秀的進步的代表人物，都羣趨向文學。而以許多偉大的文學巨匠爲代表的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本身就形成爲進步的革命民主運動的一條强有力的洪流。無論每一個作家的個人的命運是怎樣不同，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都是這條洪流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因爲這樣，高爾基說過：「我們的文學——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民族所創造出的最好的東西」。

俄國文學中的許多偉大作家，對文學的態度正像對偉大的社會服務一樣，要求文學必須真實，必須具有崇高的思想性，和充滿對人的愛。

這也就正是俄國文學與詩歌的優點之所在。

『我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曾用我的詩歌，喚起人們的善心，  
在這殘酷的世紀，我歌誦過自由，  
並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普希金這幾句不朽的詩，成了他的生活和創造的旗幟。這幾句詩，又是俄國文學社會性的崇高傳統的源泉。人道主義就像一條永遠不斷的紅線似的，穿過了自普希金同時代起的許多俄國作家的作品，一直到今天蘇聯的新起的年青作家的作品為止。

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以永不凋萎的美麗的形象，以人道主義的號召，以表現英雄主義與善良情感的榜樣，創造出了偉大的俄國文學——這是俄羅斯人民和全人類的一份無法估價的寶藏。

可是他們生活的悲劇，就在於他們的聲音所傳到的範圍，只限於一個有限的小羣人的圈子。

俄國文學的激情，俄國作家的詩的形象和比喻，是靠了在沙皇及農奴主統治束縛下的千百萬人民愛自由的精神的偉大激發而培養起來的。

普希金是第一位俄國的民族詩人，他不只用人民的主題，他還靠了利用人民的生動的語言而豐富了自己的詩作。普希金奠定了俄國文學中的人民性發展的基礎。在近一百五十年的俄國文學當中，這個富有美、智慧與真實的文學的人民性的原則，把我們的文學更向前推進。

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充滿了對於光明的未來的幻想。它在自己的樸素性中，在與沙皇制度及農奴時代『黑暗的王國』所作的英勇鬥爭中，表現出了自己對自由的摯愛。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的俄國文學，就成為世界文學中一種最愛自由和最人道主義的文學。

俄國文學在外國，特別是在中國的普遍流行，正證明普希金在文學中的傳統，對於世界各愛自由的民族的文學都是接近的。

普希金過去只能幻想：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過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着我的名字』。

事實上，普希金的詩的敏感，並沒有欺騙了他的期望。假如說，在普希金逝世之後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八十年當中，在沙皇俄羅斯只用十一種語言，出版了將近一千一百萬本普希金的著作，那麼在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二十九年當中，在蘇聯

就以七十二種蘇聯各民族的文字，出版了三千三百萬本普希金的著作。

在今天的蘇聯，可說是『現存的一切語言』，都在講着他的名字了。



我們希望這本『普希金文集』，能幫助中國的讀者更深入地認識普希金的作品和他的創作生活的傳記。中國讀者對於普希金的作品興趣，其增長的速度，較之普希金作品的完整的中譯本的出現還更為迅速。作家所寫的研究普希金的著作還很少。同時，以中文繙譯普希金的詩歌的困難，也造成這樣一種情形，就是中國讀者所知道的這位大詩人，主要地還是位散文作家。繙譯普希金的散文，當然比繙譯詩歌容易。正因為這個原因，他的散文作品差不多都已經譯為中文，而他的詩歌作品，則還只譯了很少的一部分。

在這本集子裏，我們企圖用新的譯文和比舊譯較好的譯文，將普希金創作的各個部門都呈現出來。在編印這本集子之前，普希金的詩被各位不同的繙譯者譯為中文的，還不足百首。在我們現在這本集子裏，我們發表了戈實權新譯的他的四十首詩和兩篇故事詩。我們首先想表示出普希金是位詩人。當然這個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但我們企圖在這本集子當中儘可能地多刊他的詩作，好借此根本改正中國讀者對於這位詩人的一個錯誤的認識。

舊有的普希金作品的中譯，大部分都不是根據俄文，而是由中國的繙譯者根據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甚至根據世界語譯出來的。在我們這本集子裏所發表的普希金的作品，都是直接從俄文譯出的。爲了造就普希金詩歌的繙譯者，這是需要好多年的事，因此即使我們的繙譯還不够完美，但我們已向這一個方向前進。像本集中戈實權所譯的許多詩，不僅接近原文和免除了許多文意上的曲解，而更重要的，就是這些詩是基於對普希金詩歌的瞭解而譯出的。第一，當戈實權繙譯這些詩時，並不是根據其他文字的曲解了的譯本，而是根據蘇聯『學院』版的原文；第二，在他繙譯這些詩之前，他先對這位俄國大詩人的創作和傳記作過多年的深刻的研究；第三，這些新譯的詩，是根據他多年來繙譯俄國與蘇聯詩歌的經驗而來的。

我們這本『普希金文集』的第二個特點，——是企圖搜集中國作家及詩人關於普希金的各種論述文字。在編輯這本集子時，我們特別重視『中國作家及詩人論普希金』這一部門。在這個部門裏面，我們第一次搜集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鄭振鐸、耿濟之、胡風、呂蕪等人的文字，和詩人臧克家及景宋所寫的紀念普希金的詩。中國畫家所作的普希金畫像，也是這個部門的一個組成部分。戈實權所寫的『普希金在中國』及『普希金作品中譯本編目』，則將中國年青的普希金的研究作了一個總結。



中國讀者對於俄國文學和普希金的作品興趣是異常濃厚的。我們希望這本文集，在中國的普希金學者和編譯者全面地研究普希金這位大詩人的創作與文學遺產時，能有所幫助。

中國讀者對於普希金的作品愛好與認識，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就是應該是以完整的譯文來出版他全部不朽的作品的時候了。這在鞏固中蘇兩國的文學交流上，將是更新的一步。

最後在結尾時，我要特別感謝戈寶權先生。沒有他一年來在編輯這本文集的工作中所表現的那種熱忱和勤勞，那麼這本文集是永不會出版的。

羅果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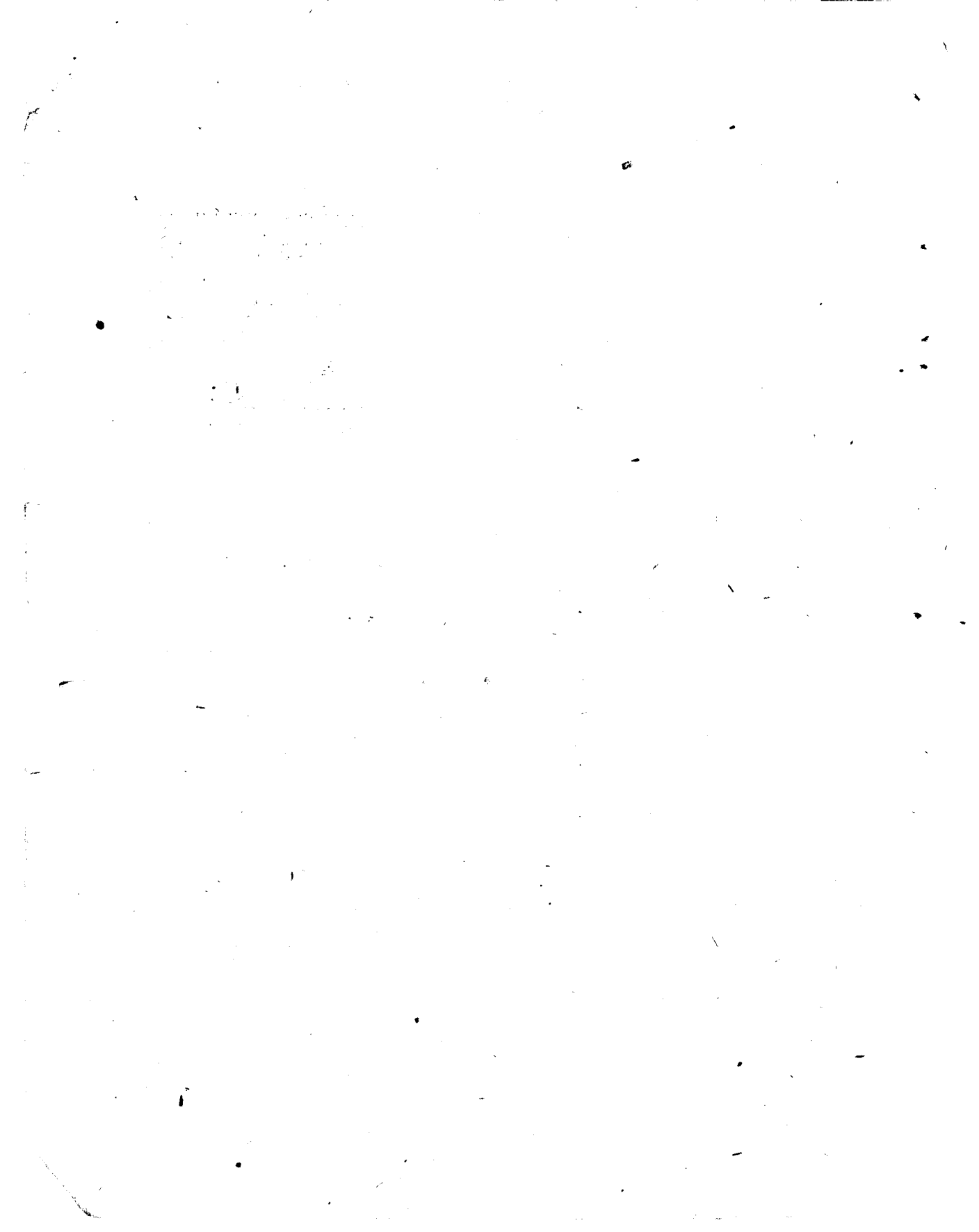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於上海

---

經過將近整年的準備與編譯工作，我們終於能將這本文集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了。在編譯這本文集的過程中，承各位榮譽顧問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指示，承茅盾、胡風、臧克家、景宋、呂焚諸先生為我們撰文寫詩，承沈同衡、戎戈、刃鋒諸先生為我們作畫，又承梁香、水夫、磊然、草嬰等人為我們抽暇趕譯普希金的作品，現特一併在此對他們的幫助表示誠懇的謝意。

羅果夫 戈寶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〇





普希金略傳

(БИОГРАФИЯ ПУШКИНА)